

□散 文

## 绿色的记忆

满文绍

在历史的长河中，二十年稍纵即逝，不算漫长，也不短暂。若论人生，古人谓之男儿二十岁，即是弱冠之年。以此喻之，淮南新四军纪念馆，便是由一名新生儿，在阳光雨露下经历二十年长大成人，长成一条顶天立地的硬汉子。

二十年前，淮南人以能源之都为傲，现在又以新四军纪念馆为骄。

2002年，怀着对新四军的崇敬之情和时代责任感，淮南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在新四军成立65周年之际，向全市发出兴建纪念馆的倡议。倡议一出，如兴风波，在全市上下掀起一股热潮。二十年来，绿化淮南，为淮南添绿、增彩、出力的号召，如浩荡东风吹遍各个角落，大家戮力同心，都愿尽自己一点绵薄之力。

二十多年前，淮南上窑山南麓，曾是一片荒岗废园，几乎被人们遗忘。然而，就是在这块土地上，兴建新四军纪念馆的进军号角从这里吹响，决战就在这里开打。

为了建林兴园，淮南诸多新四军老战士，发扬新四军战斗精神，身先士卒，不为名利，不图享受，到处奔波，克服种种困难，像当年驰骋沙场一样，奋力拼杀，勇往直前。已故新四军老战士

单星，身染沉疴，在生与死之间，仍心系山林，遗言感人。老市长宋长汉，放下政务数年间，初心不改，退而不休，老而弥坚，一心扑在纪念馆建设上。他在回顾这段历史进程时，坦露心声，感慨良多，彰显了一名共产党人的宽广胸怀。纪念馆对他而言，情深意长。纪念馆一枝一叶都与心相连，一山一水都为情所系。可以说，宋老市长的后半生，全部心血都倾注到社会公益和纪念馆的建设中。

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批坚强执着的战士，带领团结大家一起干，才成就了今天的淮南新四军纪念馆。他们的精神风貌，是新时代的力量象征，是新四军战斗精神的再现。

以树为主，以林为体，以碑为魂，碑林结合，营造出一个有特色的红色园区。二十年来，纪念馆追梦铸魂，园区不断拓展，不断延伸，外延广泛，内涵丰富。它承载历史，缅怀先烈，教育后代。纪念馆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山水园林，它自成体系，形成一种特别的新四军纪念馆红色文化。

如今，当你走进新四军纪念馆，徜徉其间，你会领略别样的风采。你会被触动，你会遐想，你会致敬。

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。经过二十年的努力，已形成4000多亩的纪念林区面积，9万余株林花秀木，漫山遍野，浓荫蔽日，花香袭人。曾经的幼苗弱枝，今天已苍山滴翠，林海连波，接云参天。一棵棵苍松翠柏，名木嘉树，临风斗寒，象征着新四军的丰功伟绩，名垂千古，流芳百世。

在绿荫林花丛中，高高竖立着二百多块碑刻，上面镌刻着伟人题词、诗篇。碑魂雄文，尽显风流，永远启迪后人，不忘过去，向着未来。记者林、夕阳林、学子林又是这里的一片风景，这些绿化区，成串连片，似玉带彩珠，为纪念馆增色，也昭示着后继向先烈学习致敬的决心和忠诚。

纪念馆里，各色景点、小筑，星罗棋布，掩映其中，各具匠心。尤其以“思源”二字命名处，蕴含深意，引人注目。思源头活水，念引水先人，感觉之深恩，这大概是其中应有之意。

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。纪念馆从诞生之日起，就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。如今，纪念馆已成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纪念馆以开放的姿态，博大的胸怀，用好红色资源，赓续红色基因，广迎四面八方来客。

人们来这里接受教育，礼赞先贤，

净化心灵。幼儿园的孩子们，在老师的领护下，带着一脸的稚嫩，来这里呼吸新鲜空气，接受人生之初的革命教育，他们像盛开的花朵，烂漫天真。带着红领巾的少儿们，一队队一排排，站在伟人面前，高唱“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”。歌声回荡在山林绿水之间，以慰先贤。幼小的心灵，早就种下红色的种子，必将绽放红花，结出硕果。每当重大节庆时，机关团体、社会各界，有组织来到这里，开展各种活动。新党员来这里庄严宣誓，老党员来这里重温入党誓词，不忘初心，永跟党走。这有形活动将产生无穷的力量。

来这里追梦缅怀的人群中，还有不少特殊的客人，新四军将领的红二代们。他们不远千里。或组团，或结伴而来，怀着虔诚之心，来祭奠他们的父辈先贤，感受淮南新四军纪念馆独特风采，他们趁兴而来，满载而归。

淮南新四军纪念馆，已经走过二十年的历程，在今后的万里长征中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，必定会继续传承历史，创造历史，走英雄路，承先烈志，圆中国梦，激励一辈又一辈永远向前，向着未来，向着胜利。

□诗 歌

## 我与书(外二首)

徐满元

世界上的书千千万  
可在我眼里  
仅分为两大类——  
看过的和未读的

看过的未读  
是书这枚硬币的正反面  
我日常的书签  
就夹在正反两面之间  
恰似今天的船舱  
被昨天的船尾  
与明天的船首环抱  
才构成了，摇着  
白天和黑夜的双桨  
渡过岁月之河的船

责 任

朝目的地奔跑的列车  
时时紧抱着的，一对  
亮闪闪的钢轨  
外出觅食的鸟儿  
身后巢内那一张张  
嗷嗷待哺的小黄嘴

不是漂浮在  
言语表面的水蚤  
是扎根在心田的担当

□随 笔

## 看夕阳

熊代厚

人们喜欢朝阳，因为它蓬勃，象征着希望。估计没有多少人喜欢夕阳，因为“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。”

但有几次，我被夕阳深深地感动着，它的血红，它的浑圆，它的沉重，让我久久地凝望，一直到它完全的沉落。

第一次感动我的是在一个冬天的傍晚，天气极寒，我和父亲一道去丹阳镇，回来的路上，车到横溪，太阳要落山了。

路的两旁是高大的白杨，西边山上顶着的那轮夕阳，把无数的金光透过白杨的枝叶缝隙洒到车子上。

车子在前行，夕阳便把碎金一把一把地往车子上投掷，铺展，从七仙岩到莺子山，从夜合岭到云台顶，我们到哪里，它就到哪里，无论是左转或右拐，是上坡或下坎，它都不离不弃。

渐渐地，夕阳失去耀眼的光芒，变成了橘红色，变得柔和起来，静静地停在山脊上。

我以为它很快就会沉没下去，车子过了两个山口，它仍驻留在山脊，像一个巨大的车轮，给田野山川笼上一片红光。

父亲好像没有在意这一切，他沉醉在他自己的历史里。

他指着夕阳下的一个小村庄，说是他出生的地方。那地方背靠着大山，村前有一条河。他说他7岁给地主家放牛，没有饭吃。他说他14岁跟着祖父到了朱门的斗凹给人家做长工，30岁搬到高家村盖起了两间茅草房，45岁做生产队长跪在台上被批斗，70岁修了新院子，今年90岁了，前几天还在山脚开荒。

我再次看那夕阳，慢慢地变成了暗红色，仍然顽强地守在山脊上，不愿沉下去，山川阡陌和车里的我，都沉浸在他温暖的光辉里。

第二次是一个秋天，我去西郊的金陵小镇，它东依牛首山，西临古秦淮河。我们到达的时候已是下午四点，整个小镇依照宋代王希孟“千里江山图”的色调而建，碧蓝的顶，翠绿的瓦，穿越着千年的时空，流连其间，给人一种梦幻的感觉。转至最高处的塔楼时，太阳开始落山了。

像是一个巨大的火球，挂在西边的天空。天上的云，被染成了绛紫，有着各种形状，在不断地变幻，游龙惊凤，骏马飞鸿。

夕阳的下面是古秦淮河，河水全部被染红了，在微微的动荡。到了此时，我才真正地理解了白居易的那一句：“一道残阳铺水中，半江瑟瑟半江红。”

没有一丝的风，没有落霞与孤鹜齐飞，一切是那般的安静，好像回到了太古一般。

即使重于泰山  
也从不屈弯  
任何挺直腰杆

失去责任感的人  
无异于掏空蛋黄蛋清的蛋壳  
迟早会遭到  
非议的蚂蚁的围攻

灵魂的码头

陷入孤寂的淤泥中的我  
仿佛一艘搁浅的小舟  
无奈将分分秒秒  
皮筋一样拉长到最大限度

千钧一发之际  
一支曲子如一泓清泉  
激情满怀地朝我涌来  
多像一只有力的援手  
把我从险境的怀里拖走

那轻松愉快的旋律  
恰似放开的一圈圈缆绳  
我又能荡起联想与想象的双桨  
穿过字里行间的黄金水道  
直抵渴望已久的灵魂的码头

□散 文

## 扬花

疏泽民

扬花，稻花飞扬。

我这样说，可能有许多朋友不相信，水稻也会开花么？稻花是什么样子的呀？

是的，水稻也会开花。只不过它的花形极小，细而纤弱，即使你站在田埂上，望着一田如毯如茵的稻穗，也往往视而不见。

水稻栽插后，要经过返青、分蘖、孕穗、扬花、灌浆、成熟等过程，才能结出谷粒。稻株孕穗后，出鞘之剑般齐刷刷直指苍穹。一串串稻穗上，缀满浅绿色颖壳，颖壳鞘头，挂着芝麻粒大小的稻花，浅白中带着微微的鹅黄，如一面面旗帜，微风吹过，稻穗摇曳，花粉飞扬，田野里浮动稻花的暗香。

这样的稻花，比桂花还要细小，又没有桂花馥郁的幽香，它们淹没在万绿丛中，不喧嚣，不张扬，很容易被一双双眼睛忽略。

小时候生活在农村，对稻花并不陌生。乡下人称水稻开花为扬花，一个优雅洒脱的“扬”字，寄托了庄稼人对稻花的崇敬和对丰收的期盼。稻花那点点茸茸的白，虽不起眼，却兼有水仙的淡然、茉莉的素雅和昙花的奇异，无需张扬的艳色，连花瓣都省了，真是简到极致。

“苔花如米小，也学牡丹开。”稻花也是，虽然弱小得微不足道，虽然被一双双眼睛忽略，但是，它依然默默地绽放，扬花，完成自己的使命。

稻花的花期短，前后也就几天时间，几乎不着痕迹。对于它们来说，生命的意义就是生存与繁衍。花谢之后，谷穗灌浆，籽粒渐渐饱满，成熟，直至将稻穗坠弯。田野里那一片片沉甸甸的金黄，灿烂了庄稼人舒心的笑脸——挥洒在田间的汗水，忙碌了一季的辛劳，终于有了丰硕的回报。

三十多年前，我在基层农业站工作。盛夏时节，庄稼人拿着长竹竿，轻轻扫压扬花的杂交水稻。杂交稻的父本和母本正在扬花吐蕊，庄稼人在技术员的指导下，头顶烈日，手持棍棒或绷紧尼龙绳，在田埂上来回赶花，促使父本的花粉落在母本的花蕊上，提高授粉率，增加单产。穗上的稻花，路人视而不见，但是庄稼人看得真切切，因为，那里有他们的收获和希望。

稻花的香气微弱，需要将鼻尖凑近花朵，静下心来，才能闻到细微的草木清香，略带奶香。那是淡雅的自然之香，是质朴的庄稼之香，不做作，不张狂，低调谦逊，一如质朴的父老乡亲。

稻花渺小，渺小得被无数双眼睛忽略；稻花素雅，素雅得很少有人为它驻足。然而在我看来，稻花是非凡的，务实的，无私的，不管你是否为它注目或驻足，它都会按照生命的节奏，默默奉献给我们一日三餐，奉献给我们行走大地的能量。



海魂 刘宪枕 摄



蜿蜒的山路 冯平 摄

□散 文

## 故乡的茶园

刘亚华

我打电话给母亲时，她正在茶园里采茶。她眉飞色舞地向我介绍茶园今年的情况：漫山遍野都是新茶，绿油油的一片，新长出来的嫩茶叶，顶着尖尖的嫩芽儿，在枝头挤挤挨挨的……母亲叹气：可惜采的人没有几个，这么多的嫩芽儿，老了真可惜！放下电话后，我的眼前，立刻晃动着故乡那片绿油油茶园，和那些关于茶园的往事。

家乡的茶园有个好听的名字，叫“七里茶场”，意思是方圆七里都是茶树，可想而知之范围之大，这个茶园，不仅是我们村的重要地标，而且是我们村赖以生存的经济支柱，在二十多年前，那些茶叶就远销省内外，一提到七里茶场，方圆百里的人，几乎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

采茶最忙碌的是在清明前后。那时茶叶新发，嫩嫩的芽儿采回去做绿茶、做红茶都很醇正美味。每到这个时候，村里的人们就放下农田里的活儿，男女老少齐聚茶园。每个人挎一个小竹篮，左手挽着篮子，右手忙着采摘。用拇指和食指轻轻地一掐新芽儿，就断了，把芽儿迅速地往竹篮里扔，继续采，手忙个不停。采茶是热闹的，妇人们东家长，西家短，聊得火热，孩子们唱着歌，哼着曲，背着古诗，老人也不甘示弱，京剧、花鼓戏、黄梅戏换来唱，好一个热闹非凡的场景。

记得小学时我们有勤工俭学活动，学生一学期

必须用自己的劳动挣够五块钱，有种地、拾柴、采茶，其中采茶是我们最喜欢的活动。每到清明前后，学校便组织全校师生采茶，近千人的队伍忙碌在茶园中，可热闹了。学生们采的茶，一毛八分钱一斤，我手慢，一天也只能采到五斤多，而有一个长期住在茶场的女生，一天能采十八斤。我那时可羡慕她那双灵巧的手了。采累了，老师会组织些活动，对歌是必不可少，将同学们分成几组来比赛，洪亮悠扬的歌声在茶山上空飘荡，那情景，至今依然历历在目。

故乡的茶园，是我们幸福与快乐的源泉。星期日，我们也会在父母的带领下，去茶园采茶，一家人带着简单的午餐，一忙就是一天，比比谁采得多，比比谁采的茶叶漂亮，一家人在一起享受浓浓的亲情氛围，谈笑风生，好不欢欣。我喜欢采茶，不仅是因为那些嫩幽幽的小叶子堆满自己的小篮，很有成就感，而且是因为喜欢采茶时人们的欢乐情绪，那真是一段幸福快乐祥和的时光。

如今，老家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，剩下不多的老人和孩子，茶园日渐冷清起来。辛苦采来的茶叶，也卖不到什么钱，连老人都不属于采茶了。茶园还是那个茶园，可曾非在这个茶园洒下欢乐的人们，心境都变了。物是人非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。

故乡的茶园，寂寞的茶园。我心中的那片茶园，热闹喧嚣的茶园，再也回不来了。

□小小说

## 门

孙功俊

回了手。满子拿起地上的米袋离开。

女人不言不语依着门框。

满子在迈过门槛的一刹那，突然抱住女人，女人挣扎了一下，满子抱得更紧了。女人在满子怀里一动不动，女人忽然觉得满子的胸膛很温暖很安全，这种感觉女人已好久没有过。

晚上，儿子睡着了，女人没睡，满子临走时让女人给他留门，她在等满子。

门虚掩着，满子一推就开了。满子进门后，塞给女人二百块钱，满子第一次给女人钱。女人第一次给外人留门，不好意思收钱，满子硬把钱塞进女人口袋。满子说，我知道你没钱。女人确实没钱，男人走时留下的钱早就用完了。女人知道满子家也不富裕，她女人去年和一个外地男人跑了，丢下他和一个不满八岁的儿子。

时间久了，村里关于女人的话题多了起来。村里女人开始骂自家男人，骂男人经不住狐狸精的勾引。女人走过她们身边时总会遭到

的活全部干完，满子整个人瘦了一圈。

女人看在眼里，她想告诉满子，她不再为没钱买米的日子犯愁了。她还想告诉满子，许多男人晚上来敲门，她就是不开。女人心里说，我家的门永远只让你一个人进。女人知道满子喜欢她，总有一天满子一定会娶她的。女人满怀希望地等待着。

一年后，满子那跑了的女人突然回来了。满子匆匆找到女人说，这个女人我不想要了。

女人苦笑了一下说，看在你儿子的份上，你总不能让儿子打小就没了妈呀？那那不管，这种女人我没法和她过。谁没个犯错的时候，她能回来了就说明她知道错了，事情都过去了，你就好好跟她过日子吧。

那你怎么办？我不是一直和孩子过得挺好吗？女人笑了。

满子想不到是这个结果，一脸狐疑地望着。不久，村里人发现，女人家的门紧紧地关着，还上了锁。有人说她是回了娘家，也有人说是去杭州找男人了，没有人知道女人去了哪里。